

河北曲陽雙身造像碑刻題記探究之一： 二佛並坐（雙佛）

簡佩琦 *

摘要

河北保定曲陽地區於 1950 年左右出土兩千多尊漢白玉造像，其中特別令人矚目為「雙身」造像，因為雙佛（二佛並坐）為中國各地可見的佛教藝術造像，但雙觀音和雙思惟卻只見於曲陽地區。

筆者已發表曲陽地區三種雙身造像研究，但尚未針對其造像碑刻題記啟索。本文即針對雙身的第一種「雙佛」造像進行探究，理解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及其祈願、以及題記反映出對雙身尊像之認知。

透過本文可知曲陽雙佛造像的三層結構（A 供養人、B 造像、C 受益者），在北齊時已全部連線成功，藉由「雙佛」造像為中心，自由定義了尊像名稱、也連結了出資供養人。本文透過「內部」碑刻題記的研究，也意外與三種雙身造像型態「外部」變化的時間點，取得一致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

曲陽、造像、題記、二佛並坐、雙身

2020 年 9 月 29 日來稿 2020 年 11 月 30 日接受刊登

*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Double Buddhas from Quyang, Hebei (I)

Chien Pei-Chi

Abstract

Among the over two thousand Han Jade Buddhist sculptures excavated from Quyang, Baoding, Henan Province in the 1950s, the “double images” attract the most attention. There have been many statues of double Buddhas sitting together found in many places all over China, but double Guanyins and double Pensive Bodhisattvas are only found in Quyang area.

Previously, I pointed out three different stylistic types of double images from Quyang area. This paper will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first type of double Buddha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trons and beneficiaries, the patrons’ vows, and how the patrons perceive the double Buddhas.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in these sculptures: donors, sculptures, and beneficia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The inscriptions give titles to the sculptures freely and reveal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culptures and the patrons. A intertextual analysis also shows these inscription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formal types in terms of the time periods.

Keywords: Quyang, Sculptures, Inscriptions, Double Buddhas, Double Images

河北曲陽雙身造像碑刻題記探究之一： 二佛並坐（雙佛）

簡佩琦

壹、前言

河北曲陽修德寺、四川成都萬佛寺、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出土石刻造像，並稱為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寺院三大考古發現。其中河北保定曲陽修德寺在 1953-1954 年出土多達兩千兩百多尊石雕造像，見證北朝至隋唐曲陽當地所特殊盛產漢白玉在中古佛教藝術發展上的重要性，說明曲陽乃北方佛教造像中心無誤。

曲陽這批造像中，出現三種令人矚目的「雙身」造像，包括雙佛、雙觀音、雙思惟造像，而其中僅有雙佛造型有文本記載——乃《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所描述釋迦佛（現在）與多寶佛（過去）的「二佛並坐」——二佛並坐亦不乏出現於中國各處石窟。但是雙觀音、雙思惟則僅出現於河北定州地區，令人費解。特別是目前定州或曲陽相關研究，其中雖有如 1999 年李靜杰、田軍〈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¹，但大體仍以考古發掘的成果為主。本文站在考古發掘以來為數不多的研究基礎上，大範圍理解定州石佛的造型演化、淵源與流變、題材與信仰，得知寶貴資訊是定州的造像主多為平民，但相對於「雙身」造像的研究則著墨較少。2014 年張保珍碩士論文《河北

¹ 李靜杰、田軍：〈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 年 03 期（總 85 期），頁 66-84。

曲陽佛教造像地域風格研究——以半跏思惟像和雙身像為中心》²，第四章特別探討〈曲陽佛教造像中的雙身像〉，但僅就雙身像溯源、風格特徵說明、提及其身份與信仰，架構上並未超出五年前李靜杰老師所發表的文章；且所統計探討的雙身 106 件；較之五年後筆者所發表〈定州白石雙身造像之形成、發展與式微〉中雙身樣本共 182 件（雙佛 38 件、雙思惟 38 件、雙觀音 106 件），樣本少太多。該文僅針對雙身的時代風格著力較多（但這些風格僅與「時代」有關係、與「雙身」關係不大）。亦即，前賢在曲陽雙身造像上對於出現的原因、三種造像間的關係、衰亡並沒有相關的研究提出。

筆者 2019 於河北大學發表〈定州白石雙身造像之形成、發展與式微〉³，已初步釐清三種雙身造像的影響關係——對稱鏡像造型富於變化的「雙思惟」於 562 年左右的出現，風行草偃旁及影響至「雙佛」與「雙觀音」的發展，此為學界首度發現的論證。但該文限於字數未能針對三種造像的碑刻題記進一步耙梳。本文站在對河北雙身造像研究的基礎上，原試圖探討雙佛、雙觀音、雙思惟三種造像題記的一些問題，包括：（一）造像供養人與功德受益者間的關係？造像所祈願之功德為何？（二）雙身造像在題記上所顯示當時的認知稱謂為何？囿限於篇幅無法在一篇文章內囊括三種雙身造像，因此本文僅就其中最早產生的「雙佛」進行探索，日後將陸續完成另兩種雙身碑刻題記研究。

² 張保珍：《河北曲陽佛教造像地域風格研究——以半跏思惟像和雙身像為中心》，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碩士論文，2014。

³ 簡佩琦：〈定州白石雙身造像之形成、發展與式微〉一文 2019 年 11 月 02 日發表於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形象史學與燕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後收錄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編：《形象史學》，2020 年第 2 期，頁 65-99。

貳、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及其祈願

除了上述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外，事實上還包含鄰近地區陸續發掘源自曲陽石材而於當地雕造、或曲陽出產而流傳至各地的造像，李靜杰教授將之名為「定州系白石佛像」，並出版《定州白石佛像》⁴。此書是目前為止定州地區（以曲陽為起點沿華北平原西緣向南北方傳播、並向東南方擴散，約止於黃河一線）造像蒐羅最完整的書籍，本文中雙身造像之碑刻題記即取自此書。

鳩摩羅什（334-413）所譯《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描述過去「多寶佛」曾發願：「十方世界，在在處處，若有說法華經者，彼之寶塔皆踊出其前，全身在於塔中」⁵。而當釋迦牟尼佛諸分身集合於一處，開啟寶塔時，見到多寶佛禪定於寶塔中，此時多寶佛欲「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於是「釋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跏趺坐」⁶，這是當時聽法大眾都見到的景象——佛教藝術中便是將此文本中所描述的「二佛並坐」繪製或雕造出來。

⁴ 李靜杰、田軍：《定州白石佛像》，新竹：覺風佛藝基金會，2019。

⁵ 《妙法蓮華經》，第4卷：〈見寶塔品〉第十一（CBETA電子佛典集成，《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九卷，經號262，頁32c）。

⁶ 《妙法蓮華經》，第4卷：〈見寶塔品〉第十一（CBETA電子佛典集成，《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九卷，經號262，頁33c）。

一、東魏

東魏目前遺存 11 件雙佛造像中，8 件有碑刻題記：

【表 1】：東魏「雙佛」碑刻題記

數量 編號	年代	圖版	名稱	高 cm	題記
1 039 號	541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 興和三年（541） 趙道成造像 ⁷	殘高 21	興和/三年/八月/廿九/ 日，佛/弟子/ <u>趙道成</u> ， 造/多寶/像一/區(軀)。 上/為皇/帝，下/為家/ 居眷/屬/□萇(長)/破 忘(亡)/含(咸)同/ 此願
2 093 號	546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 武定四年（546） 比丘惠朗造像 ⁸	殘高 26	武定四年/比丘 <u>惠朗</u> /為 國興福/造多寶供/養
3 096 號	547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 武定五年（547） 王起宗夫妻造像	殘高 23	武定五年/五月二日/ <u>王</u> <u>起宗</u> 、 <u>李</u> / <u>法容</u> 夫事(妻) /二人，敬造/多寶玉像/ 一區(軀)。上為/皇帝延 祚/邊地眾生/七世先亡/ 居家眷屬/一時成佛

⁷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圖 58。

⁸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圖 59。

4	097 號	547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武定五年（547） 程愛造像 ⁹	殘高 26	武定五年/五月十六/ 日， <u>程愛敬</u> /造 <u>玉多</u> / <u>寶象</u> (像)一/區(軀)。上為/ 七世先/亡，後為/居家 眷/屬，願願/從心/所求 如意/佛弟子/ <u>程悅</u> 侍/佛 時
5	100 號	547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武定五年（547） 張同柱等造像 ¹⁰	全高 45	大魏（魏）武定/五年七 月/二日，高門/村 <u>張同柱</u> <u>張銀甕</u> 、 <u>張騰</u> 等，造 <u>白</u> <u>玉像</u> 一軀。/為七世先/ 亡，後為一/切眾生，離/ 苦得樂
6	114 號	548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武定六年（548） 侯能仁造像 ¹¹	殘高 33	武定六年七月十五日/ <u>侯</u> <u>能仁</u> 為 <u>亡父母</u> 敬造/ <u>白玉</u> <u>多寶像</u> 一區(軀)。上願/ 三寶恒暉（暉）、皇帝延 祚，後/願諸師父母、法 界眾生，願/盡苦因，同 昇常樂

⁹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97。

¹⁰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圖 60。

¹¹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114。

7	121 號	549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東魏 武定七年（549） 郭思顯夫妻造像 ¹²	殘高 18	武定七年五月/三日，弟 子 <u>郭思</u> / <u>顯</u> 夫妻為亡息/ <u>蘭生</u> 敬造 <u>多寶像</u> 一軀，並 妻 <u>張</u>
8	129 號	550		惠民沙河楊村出土 東魏 武定八年（550） 比丘尼 <u>曇</u> 、 <u>曇朗</u> 造像 ¹³	殘高 28.5	大魏武定八年歲在/庚午 二月八日辛/巳朔(應作二 月辛巳朔八日)，比丘尼 <u>曇</u> <u>曇朗</u> 造 <u>多寶石</u> /像一 區(軀)。上為皇帝/陛下、州郡令長、杜(土) 境萬民、濡(蠕)動/眾 生，普同其富(福)。伏/願忘(亡)師、父母、兄 弟、姊(姊)/妹，見存 居家眷/屬，普同其願， 治(值)/佛聞法。 <u>曇</u> 位(為)忘(亡)師/ 忘(亡)父母、兄弟

(一) 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

根據【表1】，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有兩種：1、未指定功德受益者、2、有特定功德受益者。

1、未指定功德受益者

(1) 家人：最早 541 年趙道成造像並未指出特定為誰祈福，但由題記後段所提及為「家居眷屬」得知；547 年王起宗夫妻造像、547 年程愛造像所祈願是「七世先亡、居家眷屬」成佛或如意，雖未指明功德受益者的姓名，但都是指家人（先亡或在世）；547 年張同柱等同村人出資造像，乃為「七世先亡」。

¹²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121。

¹³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129。

(2) 師僧：548年侯能仁造像其次提到「諸師父母」，而此「師」的順序尚在父母前，恐怕並非指授業之師、而可能是指「法師」之意。

(3) 普供養：546年比丘惠朗造像僅祈求「為國興福」，並不指定功德受益者，乃普供之意；550年比丘尼曇口、曇朗造像，所祈願對象包括亡師、父母、兄弟、姊妹、見存居家眷屬，對象廣泛已同於普供養。

2、有特定功德受益者

東魏8件雙佛造像中，僅兩件：548年侯能仁為「亡父母」而造像，雖然此則題記後面還同時為「諸師父母」祈願，但造像契機應該是為了亡故的父母而造——這也是曲陽雙身造像中最早一件為亡父母造像的紀錄；549年郭思顯夫妻造像特別指定功德受益者是已經往生名為「蘭生」的子息。顯示東魏的雙佛造像，出資者指定某位亡者受益此造像功德，仍是少數的現象。

上述東魏8件雙佛造像的供養人身份有三種：(1) 佛弟子(3件)——541年趙道成、547年程愛、549年郭思顯夫妻造像；(2) 出家人(2件)——546年比丘惠朗、550年比丘尼曇口與曇朗造像；(3) 俗人(3件)：547年張同柱等造像皆為同村人（高門村）出資，其餘未特別說明的是547年王起宗夫妻造像、548年侯能仁造像。

值得注意的是雙供養人造像的訊息：東魏8件造像中，就有3件雙人造像547年王起宗夫妻造像（→普供養）與549年郭思顯夫妻造像（→亡息）是夫妻「雙人」造像、550年是兩位比丘尼造像（→普供養），不知此與「雙佛」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至少在比例上並不算低，值得關注！

（二）祈願目的

東魏8件雙佛造像中，造像祈願目的似乎針對1、見存者、2、亡故者，兩種而有所不同。

1、見存者：「為國興福」(546年)、「願願從心，所求如意」(547年)；

2、亡故者：「□長破亡，咸同此願」(541年)、「一時成佛」(547年)、「離苦得樂」(547年)、為亡父母「願盡苦因，同昇常樂」(548年)。另外，還有同時適用於見存者與亡者的祈願：「普同其願，值佛聞法」(550年)。就時間來看，祈願內容與時代發展似乎無多大關係。

就上述祈願內容而言，似乎是對亡故後的祈禱比見存者更多一些，這也反映出對亡者的惦念與擔憂。而對亡者的祈願，消極面就是盼能離苦得樂、同昇常樂；積極面則更期盼能夠值佛聞法、一時成佛。

二、北齊

北齊目前遺存 14 件雙佛造像中，9 件有碑刻題記：

【表 2】：北齊「雙佛」碑刻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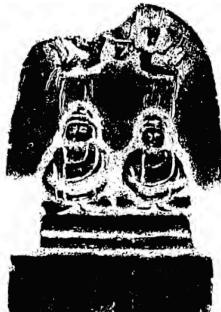
數量	編號	年代	圖版	名稱	高 cm	題記
1	244 號	559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天保十年（559） 王和兄弟三人造像 ¹⁴	殘高 31	大齊天保十/年歲次己卯/ 四月戊午朔十/八日乙亥， 佛弟/子 <u>王和</u> 、 <u>王思和</u> 、/道人 <u>智楞</u> 兄/第(弟) 三人等，為/亡父母造多/ 寶玉像一軀。/上為皇帝陞/ 下，中為七世先/亡、師僧父母，下/為含識、受苦/ 眾生，利(離)苦得/樂。 願共法界/一時成佛，俱/ 登妙果。記
2	253 號	560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乾明元年（560） 李次興造像 ¹⁵	殘高 14.9	乾明元年/七月十五/日， 清信士/ <u>李次興</u> 為/七世先 亡、/見在眷/屬，合(含) 生□/□，俱時成/佛

¹⁴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圖 61。

¹⁵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253。

3 號	254 560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乾明元年（560） 釋迦多寶像 ¹⁶	殘高 38	大齊乾明/元年七月廿 /……/……造/白玉釋 迦、/多寶像一軀。/…… /……後為/七世先亡、見 存己身。/歲在庚辰七月庚 戌/朔敬造
4 號	267 562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太寧二年（562） 陳思業兄弟等造像 ¹⁷	殘高 34.5	大齊太寧二年二/月十五 日，佛弟子 <u>陳/恩業</u> 、弟 <u>僧會</u> 、比丘法 <u>升</u> 、弟 <u>輝賓</u> 等 為亡 <u>母祖親</u> ，又為 <u>亡父</u> <u>母</u> 、已（己）身眷屬，敬 造 <u>玉釋迦父母像</u> 一區 (軀)。因 <u>沾斯福</u> ，願令 居家大小、/亡過現存、七 世先亡，往生西方無量壽 佛國，又 <u>興康延</u> ，兄弟 <u>蒙益</u> /共登 <u>正道</u> ，無邊法 界/一時成佛
5 號	296 565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河清四年（565） 霍黑造像 ¹⁸	殘高 28.5	河清四年正月廿八日，霍 黑為亡 <u>息思伯</u> 造 <u>玉像</u> /一 區(軀)。上為國王、有/ 為、七世先亡、/居家大 小，一時成佛
6 號	302 566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天統二年（566） 造像 ¹⁹	殘高 21	天統/二年三月/一日，佛/ □□□/□□□/□父母/ 敬造像一軀

¹⁶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254。¹⁷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圖 62。¹⁸ 圖版出處：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圖 8。¹⁹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302。

7 號	339 570		蠡縣北齊武平元年 (570) 苑元纂等造像 ²⁰	高 36.5	武平元年/正月一日己 (已，通乙)/酉朔，博野 /縣苑元纂/敬造白玉/像 一區(軀)。上/為皇帝陛下、/臣寮(僚)百官、州 /郡令長，亡過/父母生 天，見/存眷屬同福
8 號	348 571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北齊武平二年(571) 張敬遵造像 ²¹	殘高 15	武平二年二月十八日，張 敬遵仰/為亡父敬造/白玉 像二區(軀)。/願亡者生 天/見存得福
9 號	390 575		北齊武平六年(575) 郭季遵造像(拓片) ²²	殘高 18	武平六年/六月/廿一/ 日，郭/季/遵/為息/士賢/ 敬造/玉像/一區(軀)

(一) 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

根據【表2】，北齊9件雙佛造像之供養人與受益者，已沒有東魏時1、未指定功德受益者，而全皆為2、有特定功德受益者。而2、有特定功德受益，其造像的對象還可進一步區分為：1、亡故者、2、見存者、3、兩者皆有之分。

²⁰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339。

²¹ 圖版出處：《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圖30。

²²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390。

1、亡故者：

(1)「亡父母」包括其中一方(4件)最多：559年王和兄弟三人造像、566年造像、570年菟元纂等造像、571年張敬遵造像（亡父）。

(2)其餘家人亡故者(2件)：562年陳思業兄弟等造像（亡祖母）；565年霍黑造像（亡息）。

2、見在者(1件)最少：575年郭季遵造像（息）。

3、亡故者與見在者皆有之(2件)：560年李次興造像、同年另一件白玉釋迦多寶像，都表明期望受益者暨為七世先亡、又為見在眷屬或己身。

透過上述北齊雙佛造像的供養人與受益者關係，不但東魏較常出現的未指定功德受益者在北齊不流行外，而是全面針對特定功德受益者造像（特別是亡父母）外，甚至還有亡者與生者兩者皆盼能共同受益之的情況。此皆顯示是有造像功德意識的時代。

值得注意的仍是雙人（多人）供養人出資造像的訊息，前述東魏為「夫妻」造像，在此北齊則是「兄弟」造像。北齊時有兩件：559年王和兄弟三人造像（→亡父母）、562年陳思業兄弟等造像（→亡父母）——其中562年造像特別值得關注，因為所造之雙佛，竟然名為「釋迦父母像」！

當時人對所造尊像的認知將詳述於後，在此筆者所欲提出的是，此則造像題記顯示出，似乎「雙佛」造像對於出資供養人與期盼能得到功德受益人兩者而言，同時具有一種**內在投射**的效果。所以出現「夫妻」、「兄弟」造像，其造像對象又是為利益於亡故的「父母」，中間連結之處正是「雙佛」。此則題記固然反映出對於釋迦多寶「二佛並坐」的法義並不理解，但恐怕更多反映出的是，曲陽當地造像一心一意為了亡故「父母」獲得造像功德之利，因此完全投射於所造之「雙佛」尊像上了。二佛並坐的雙身的造像型態，在北齊時已取得曲陽當地百姓將之與亡故父母的雙身形成了一種內在的連結性。

（二）祈願目的

北齊雙佛造像的造像目的，亦如同前東魏有針對A見在者、B亡故而祈求。但在此北齊雙佛造像中，似乎更多的是兩者皆囊括，見在與亡故是一併祈求的。

上述 9 件造像中，除 3 件（560 年釋迦多寶像、566 年造像、575 年郭季遵造像）並未表明造像目的外，其餘同時對見在與亡故者共同祈願包括：「願共法界，一時成佛，俱登妙果」（559 年）、「俱時成佛」（560 年）、「往生西方無量壽佛國（亡故者）；共登正道，無邊法界，一時成佛（見在者）」（562 年）、「一時成佛」（565 年）、「往生天（亡故者）；得福（見在者）」（570 年、571 年）。

就雙佛造像祈願的內容而言，無論東魏、北齊沒有多大差異。但可以發現，在東魏就出現過同時對見在、亡故祈福，而北齊則更多傾向於此囊括兩者的型態，這似乎透露出，出資造像的供養人逐漸期待所祈求的願望是愈多愈好。

三、隋代

隋代目前遺存 7 件雙佛造像中，4 件有碑刻題記：

【表 3】：隋代「雙佛」碑刻題記

數量	編號	年代	圖版	名稱	高 cm	題記
1	400 號	584		隋開皇四年（584） 董暉寶造雙多寶石像 (拓片) ²³	高約 20	開皇四年九月十五日/佛 弟子清信士女董/暉寶、 妻徐峻，知身不□/為見 在二息敬造雙多/寶石像 一區（軀）。又為七世父 母、/因□□屬、有形， 共同成佛。

²³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400。

2	441 號	595		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 隋開皇十五年（595） 邑義造像 ²⁴	? 開皇十五年歲次乙卯/九 月丙辰朔八日癸亥/諸邑 人等敬造玉/像一區（軀） /上為皇帝陛下，又為師/ 僧父母、一切眾生，普同 /正覺/邑人誰子直、/邑 人房叔禮、/邑人房琰
3	455 號	600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隋開皇二十年（600） 董士敷造像 ²⁵	殘高 25.5 開皇廿（廿）年/正月十 五/日，佛弟/子董士/敷 為 <u>亡父</u> /敬造/白玉象 (像)/一區(軀)。上為 /黃(皇)帝陛/下、有為 法界眾/生俱登/正道。
4	466 號	602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隋仁壽二年（602） 張信業兄妹三人造像 ²⁶	全高 3.5 仁壽二年/十二月廿/六 日，佛弟/子張信業/並妹 三人等/為 <u>亡母</u> /敬造玉 象(像)/一區(軀)。上 為/皇帝，下為法界/眾 生，又為七世先亡，居 (俱)時/作佛

（一）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

根據【表3】，隋代7件雙佛造像之供養人與受益者中，除3件題記佚失外，其餘4件全部是特定功德受益者——這是前述北齊時已呈現的情況。

²⁴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441。

²⁵ 圖版出處：《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圖51。

²⁶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441。

而其造像的對象，4 件存留的題記中顯示 A 見在者、B 亡故者各半：

1、見在者（2 件）：

- (1) 家人：584 年董暉寶造像（「為見在二息」）；
- (2) 法師與家人：595 年邑義造像（「為師僧父母」）。

2、亡故者（2 件）都是為亡故的父母：600 年董士敷造像（「為亡父」）、602 年張信業兄妹三人造像（「為亡母」）。

顯示隋代雙佛造像無論是為見在者或亡故者造像，也都是以家人為主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見在者造像為了「二位」子息所造、以及見在與亡故中皆有為「父母」所造，其所顯示出的都是雙人的意象，與所造之雙佛，顯然有著微妙的連結。

（二）祈願目的

隋代雙佛造像所呈現的祈願目的似乎變單純了，無論是針對見在者或亡故者都簡單化，見在者：為二息造像祈願的是「共同成佛」（584 年董暉寶造像）、為師僧父母造像，祈願的是「普同正覺」（595 年邑義造像）；如亡故者：為亡父造像祈願的是「俱登正道」（600 年董士敷造像）、為亡母造像祈願的是「俱時作佛」（600 年董士敷造像）。

顯示出隋代雙佛造像的祈願，對見在者與亡故者區別不大，兩者非常相似，都是期望能夠成佛——這是佛教徒的最終極目標。

四、唐代

唐代目前遺存 5 件雙佛造像中，4 件有碑刻題記：

【表 4】：唐代「雙佛」碑刻題記

數量	編號	年代	圖版	名稱	高 cm	題記
1	503 號	657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唐顯慶二年（657） 比丘尼張惠觀造釋迦 多寶像 ²⁷	全高 39.5	顯慶二年六月八日，比 丘/尼張惠觀奉為/皇帝 及師僧父母、法界/舍 靈，敬造多寶、釋迦/像 二軀，虔心供養。/比丘 尼孫皆念供養。/觀門徒 惠藏、惠常等供/養
2	506 號	665		唐麟德二年（665） 比丘尼胡法□造像 ²⁸	殘高 34	麟德二年六月/廿八 日，靈壽縣/靈化鄉曾祖 /胡旭，並州太/原縣令 祖卿，/同州司兵參/軍 父興、/始州黃安縣/ 令，女比丘尼胡法□□ □/造雙像一□。/上為 皇帝、/師僧父母，並/ 法界眾生，/藉此勝因， /俱成佛果
3	514 號	722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唐開元十年（722） 劉三娘姊妹等造雙阿 彌陀佛像 ²⁹	殘高 35.5	開元十/年正月/廿三 日，/劉三娘、/妹五娘、 /嫂郭/為亡過/父母、七 代先亡，/敬造玉/石雙 身/彌陀象（像）/一區 (軀)。合/家供/養佛/ 時

²⁷ 圖版出處：《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圖 54。

²⁸ 圖版出處：《定州白石佛像》，圖 506。

²⁹ 圖版出處：《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圖 56。

4	520 號	750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 唐天寶九年載（750） 姍妹等造白石雙身像 ³⁰	全高 46.5	□□一/□□姊（姊）/妹等，眾/共發心，/敬造白/石雙身/像一所。上/為皇王/帝主，下/至師僧，/及亡父、/見在母，/一切有/情，同登/覺道。/一弟思/莊、弟/待賓、/第四郎、/妹大娘、/妹二娘，/合家大/小，一時供/養。/天寶九/載七月/六日建
---	----------	-----	--	--	------------	---

（一）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

根據【表 4】，唐代 4 件雙佛造像之供養人與受益者中，延續北齊已全部是特定功德受益者的情況。

前述北齊、隋代，已發現雙佛造像中受益人多為「父母」（見在或亡故），為其造像的情況愈成趨勢；而在此唐代雙佛造像中，則顯示除「父母」外，東魏（548 年「諸師」、550 年「亡師」）、北齊（559 年「師僧」）曾出現過的「師僧」，在此唐代兩對象慣常連結在一起（「師僧父母」），4 件中有 3 件皆如此，聯合為造像功德的受益者。

唐代雙佛造像的供養人有兩種：出家法師造像、姊妹造像，比例各半。值得注意的仍是：「姊妹」出資造像的意象、與所造「雙佛」間、甚至造像受益人為「父母」間，三方有著微妙「雙身」意象的連結。

（二）祈願目的

進入唐代之前，隋代雙佛造像的祈願目的已趨簡化，多半趨向成佛成正覺。而唐代亦是如此，挑明講的如：「俱成佛果」（657 年比丘尼張惠觀造像）、「同登覺道」（750 年姊妹等造像）；但不挑明講的、直接以「供養」（「皆念供養」、「一時供養」、「合家供養」）說明之，似乎更為流行的。

逕以看似未限定的「供養」一詞來代替限定版的功德祈求，事實上有著無聲更似有聲的效應——即造像供養的所有功德全包了，盡在不言中之意。

³⁰ 圖版出處：《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圖 69。

參、題記反映出對雙身尊像之認知

一、東魏

根據上述【表 1】，東魏 8 件雙佛造像題記所反映當時對尊像的概念：最早 541 年趙道成題記明確刻鑿著「造『**多寶像**』一軀」，8 件中有 7 件書明「**多寶**」二字，顯示在東魏時雕刻雙佛的形象，是確知其為「釋迦 & 多寶」之「二佛並坐」的意涵。

但值得注意的是，(A) 在時隔六年後 547 年王起宗夫妻造像時，已然出現「**多寶玉像**」的題記來稱呼主尊。「玉像」是指曲陽當地特殊潔白如玉、微微閃光的漢白玉石，由於材質特殊，僅此地產量最盛，是以此題記表徵出用料不凡的意味。這也顯示出：「尊像名稱+特殊材質」一併作為題記稱呼，是雙佛早發展的東魏時就已出現的稱謂方式。(B) 甚至在同年（547 年）另一件張同柱等造像中，真正的尊像名稱消失，僅就「白玉像」材質特徵逕自作為此尊造像稱呼。(C) 在 8 件雙佛造像中，標明「玉像」者就佔了四件。可知在雙佛一開始的東魏時期，即便「二佛並坐」造像型態鮮明，但書「**多寶佛**」之尊像為稱與書「玉像」之材質為稱，便已旗鼓相當。

二、北齊

根據上述【表 2】，北齊 9 件雙佛造像中，最早 559 年仍稱為「**多寶玉像**」、與 560 年稱「**白玉釋迦、多寶像**」是相同的認知。但是到了 562 年非常令人驚訝的是出現「**□玉釋迦父母像**」的造像稱謂——闕字應為「**白玉**」；「**釋迦**」的稱謂沒有問題，是《法華經》二佛並坐中的一佛無誤，但是另一尊「**多寶**」佛消失，取而代之增衍出來的新稱謂是「**父母**」！此稱謂何來？值得再行探究。

而有意思的是，當 562 年出現了混淆視聽的尊像稱呼之後，在此之後的北齊雙佛造像上，就再也沒有出現過確定尊像稱為的造像題記了——565 年

造「玉像」；566 年不但沒有尊像的稱呼，甚至連曲陽特殊材質都沒提到，僅以最普通的字眼「造像」作為描述；570 年造「白玉像」；571 年造「白玉像」（二區）；575 年造「玉像」。這個時間點頗為蹊蹺，等於 562 年左右是一個分水嶺，在此時對尊像的認知已然崩塌；而在此之後造像題記也都全然不提尊像名稱，僅以材質為稱。

這也表徵著雙佛造像發展到了北齊 562 年左右已產生變異，對「二佛並坐」的意涵理解逐漸衰微，以致於出現二佛中其一已佚的情況。而我們值得探究下去的是其取而代之成為尊像稱呼的「父母」從何而來？這是第一個疑點；另一個疑點是，571 年造像標明「兩區」的問題。

「父母」意涵之探究：事實上，若單關注於題記上的尊像稱呼，會不明所以；但若就前述所提及的造像出資供養人以及受益人的題記考察——特別是後者，可以理解為雙親（亡父母）造雙佛的連結性。是以，562 年的「釋迦父母像」可以說體現了雙人造像到造像雙佛連結性的驗證——亦即出資者供養造像者已經把「雙佛」認為是「父母」的意義了！

「兩區」意涵之探究：雙佛造像自東魏開始以來除非沒有說明造像數量，只要題記所提到的都是「一區」（一軀，一件造像的意思），但在此北齊 571 年造像題記中竟然標明「兩區」——這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二佛並坐」的意涵，而是將之當成單尊佛像複製、買一送一的概念在造像了。

三、隋代

根據上述【表 3】，隋代 4 件有題記雙佛造像中，只有 1 件是以尊像名之；其餘 3 件都是以曲陽特殊材質為稱：「玉像」（595 年邑義造像、602 年張信業兄妹三人）、「白玉像」（600 年董士敷造像）。

唯一一件以尊像為名者 548 年是董暉寶造像，而此件題記為「雙多寶石像」，名稱顯得有些怪異！進一步分析可能存在兩種解讀方式：

（一）((多寶)*2) + (石像)：

此 548 年造像可能尚認識「多寶」佛，但是錯認兩尊都是多寶佛（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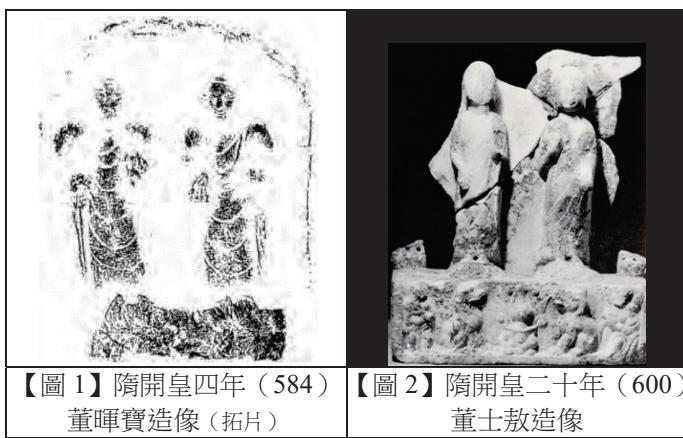
示「釋迦佛」已被遺忘），因此出現「**雙多寶**」的稱呼；然後將此尊像名與其材質「**石像**」合在一起，於是名之為「((雙)多寶) + (石像)」——這種解釋當然也不無可能，畢竟曲陽的材質本身的確是石材，所以以「石像」來稱呼，並非全然乖違。

（二）（雙多）+（寶石）+（像）：

會出現第二種解讀，主要是針對第一種解讀上「石像」的質疑，畢竟曲陽碑刻題記中，只出現「玉像」為稱，從未見以「石像」稱呼的。不單是雙佛未見、即使雙觀音、雙思惟，也只有以「玉像」代稱。主要原因就是曲陽當地對於這種漢白玉材質相當自豪，雖屬玉石石材，但材質瑩白晶透，筆者2019年參訪定州博物館時，透過展示櫃玻璃，依然可見千年前造像皙白的材質在不同角度下星耀著小閃光，十分迷人相當引人入勝！估計以「石像」貶低為稱的機率不大。而或許正是因其材質的特殊性，雙佛造像閃耀著如同「**寶石**」般的光彩，因此主要以此為稱呢？

但無論上述兩種判讀方式何者更為合理，但都顯示出的意義是：548年時，曲陽當地雙佛造像對於該尊像本身的意涵已蕩然無知了。

特別是透過尊像本身的型態更可確知：584年董暉寶造像與600年董士敖造像（參見【圖1】【圖2】），雖一件是拓片、一件殘損，但都能確認兩雙身造像的型態並非採取「坐姿」、而是雙身皆為「立姿」型態——但《法華經》所記載的「二佛並坐」很明確就是分半座而釋迦多寶雙雙端「坐」之姿，絕對不可能是「立」姿型態來表徵。



由此可見，曲陽雙佛造像發展至隋代 584 年時「二佛並坐」的法義已然式微；而董士敷造像為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600 年再出現一件不合法義造像，表明了隋代雙佛造像取其外型比取其內涵，是更為重視的了。

四、唐代

根據上述【表 4】，唐代 4 件有題記雙佛造像中，有尊像名稱者 2 件：657 年比丘尼張惠觀造像為「多寶釋迦像」（二軀）、722 年劉三娘姊妹等造像為「玉石雙身彌陀象」；無尊像名稱者 2 件：665 年比丘尼胡法口造為「雙像」、750 年姊妹等造像為「白石雙身像」（一所）。

首先尊像名稱討論：

（一）有確切尊像名：

1、657 年的「多寶釋迦像」是名稱最正確的：此件乃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造像者又是出家法師，或許因此對「二佛並坐」的意涵更為瞭解，因此有正確的尊像名稱。

2、但 722 年造像的題記「玉石雙身彌陀象」就必須探究：首先，「玉石」是曲陽素來喜愛以其特殊材質為稱的方式，但是之前多半稱「玉像」或「白玉像」，這是比較高端的稱呼，而紂尊降貴以「石」與「玉」並稱，還是一種降格的意味；其次，「彌陀」一詞是特別重要的訊息，指涉 722 年此時所認知的尊像是「阿彌陀佛」——但《法華經》「二佛並坐」指的是「釋迦佛」與「多寶佛」——恐怕此件是將「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混淆了，誤將雙佛認為是「阿彌陀佛*2」，這或許反映出此時阿彌陀佛的信仰是比較興盛的；最後，談一下在「玉石」與「彌陀」間出現的「雙身」字眼，承前所述此時已錯將雙佛認為是兩尊阿彌陀佛，因此理所當然稱之為「雙身」了。補充說明的是，「雙身」一詞從未出現於曲陽的雙佛造像中，雙觀音、雙思惟亦未見，「雙身」的稱呼比起 657 年比丘尼張惠觀造像只是將之銘刻為「二軀」，（二軀的意思等同於「單尊佛像*2」），而此件 722 年「雙身」則有可能將之創新認知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是一組套裝造像啊！至此，曲陽最初東魏所造的「二佛並坐」意涵已確然分崩離析了！

（二）無尊像名：

1、665年比丘尼胡法造像：題記中只銘刻造「**雙像**」（一□），單位詞已佚失，而「**雙像**」之詞亦無確定的指涉，顯示對此件外型雖雕刻著二佛並坐樣貌，但事實上可能並不知道是「二佛並坐」。

2、750年姉妹等造像：此件是唐代最晚紀年雙身造像，銘刻著「**白石雙身像**」（一所）。首先討論「**白石**」，乍看之下會以為是東魏、北齊、隋代題記曾出現過的「**白玉像**」，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白」+「石」合起來是偏重於「石」字，這與以往曲陽當地以特殊閃光漢白玉材質為豪（「玉」的視覺感）有所不同；而是與722年「**玉石雙身彌陀象**」類似的認知概念，彼時已略貶稱，至此750年最後一件雙佛紀年造像再度採用較貶意材質為稱時，顯示出唐代雙佛造像上，原先曲陽當地特殊材質此時已非焦點，只是作為慣用材質延續的籠統稱呼罷了。其次，「**雙身**」可以說是沿用722年該件的名稱（「**玉石雙身彌陀象**」），但不同於722年雖錯認為是兩尊阿彌陀佛，750年此件甚至還拿掉尊像名稱，不管尊像名稱正確與否，但直接拿掉尊像名稱也就意味著該尊像是無名的。那麼「**白石雙身像**」顯示出來的意義只是「材質名（白石）+外型名（雙身）」，至此與「二佛並坐」的真實意涵相距甚遠矣！

數量、單位討論：657年比丘尼張惠觀造像「多寶釋迦像」並寫明「二軀」，雖然尊像名稱「多寶」與「釋迦」是正確的，但「二軀」文字的出現，顯示即使外在尊像名稱無誤、但內涵卻有所錯誤——因為「二佛並坐」是一組造像，而非A佛與B佛加起來共兩軀的意思。此外，750年姉妹等造像「**白石雙身像**」寫明的單位是「一所」，一直以來曲陽當地造像的單位詞都是「一區（軀）」，「一所」作為造像的單位名稱前所未見；且在對照於其尊像全名「**白石雙身像**」等於無所指涉的無名尊像。作為曲陽現存唐代最後一件雙佛造像，可說虛有「二佛並坐」外型，實則只是題記所稱「**雙身（佛）**」，不具法義。

肆、結論

一、供養人與受益者之關係及其祈願

檢視曲陽地區雙佛造像的碑刻題記，可以發現在東魏時期造像出資的供養人不指定——造像祈願對象為普遍的生者（居家眷屬）或亡者（七世先亡）居多，可以說尚未形成指定受益者的風氣；在指定的受益人當中，還是以家人為主要的對象，這恐怕是出資者最在意、最牽掛的對象。而後代常出現指定造像受益人為「亡父母」的風氣，在此東魏 548 年已出現首件造像，可以說發端於此。

北齊一改東魏不指定受益人，全部都改成功德有指涉對象（家人，無論亡故或見在）得到利益的情況，且此時造像以「亡父母」為受益對象大大增加。可以說，為過世父母造像是在北齊流行起來的風氣。祈願目的，東魏、北齊無多差異，但東魏就出現過同時對見存、亡故祈福，北齊則更多傾向於此囊括兩者的型態。

隋代無論是為見在者或亡故者造像，皆以家人為主，且兩者祈願區別不大，都是期望能夠成佛——這是佛教徒的最終極目標。而雙佛造像的祈願，從東魏時區隔見在者與亡故者的祈願、到北齊已經有囊括兩者一併祈求、到此隋代甚至不分兩者受益對象，所祈願目的都已十分相似了。

唐代雙佛造像的祈願目延續隋代已趨簡化，多半趨向成佛成正覺。特殊處在於大多不挑明講限定的祈願目的，而以未限定的「供養」一詞來代替，這反而有盡在不言中所有功德全包了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東魏已開啟雙人出資造像風氣，此時已展開雙人對應雙佛的造像契機；北齊雙人造像都是兄弟出資，也都是為亡父母所造、皆祈願能成佛；隋代雙人造像乃兄妹出資，多為見存與亡故父母造像、祈願成佛；唐代雙佛一半比例為姊妹造像，接為亡父母所造、皆僅低調表示供養之意。

【表 5】曲陽雙佛造像中雙人造像比例一覽表

雙人造像	東魏（8件）	北齊（9件）	隋代（4件）	唐代（4件）
造像受益人	普供養、亡息	亡父母	亡母	亡父母
數量	3件	2件	1件	2件
比例	$3/8=37.5\%$	$2/9=20\%$	$1/4=25\%$	$2/4=50\%$
（備註）		「釋迦 <u>父母</u> 像」		

曲陽雙身造像的三層結構：**A 雙人（供養人）→B 雙佛→C 亡父母（受益者）**，「雙佛」造像是關鍵中心，連結著出資者與受益者之兩端。

東魏時期，作為雙佛造像發展的初期，只有達到 **A→B** 的連結性。到了北齊，562 年陳思業兄弟造像的題記「釋迦父母像」，乃首度將雙佛造像與受益者（亡父母）相連；亦即，發展至**北齊 A→B→C 雙身造像三層結構已成功連結**——透過造像（**雙佛**）作為連結中心，造像供養人與受益者之於雙佛「內在投射」的效果於焉完成。隋代 A 為「二位」子息、C 為「父母」所造皆顯示兩端的雙人的意象，中央微妙連結的正是 B **雙佛**造像。唐代 A 供養人姊妹、所造 B **雙佛**、與 C 受益人為父母間，正是北齊已建立的三方藉由三層「**雙身**」結構意象微妙連結體現。

二、對雙身尊像之認知（從題記顯示出衰敗曲線）

曲陽地區東魏的「雙佛」造像，就題記而言 8 件有 7 件銘刻著「多寶」像、1 件刻著「白玉像」，充分顯示此時對於所造之「雙佛」乃指涉著釋迦多寶，亦即對於造像背後的意涵是足夠瞭解的，因此東魏時期也是唯一能將雙佛造像稱之為「二佛並坐」的時代。此外，東魏也是雙佛題記日後慣常以當地特殊閃亮漢白玉材質為稱濫觴時代，此時首件出現以玉像材質代替確定的尊像名稱。

北齊一開始雙造像仍稱以「多寶」+材質為稱，但發展至 562 年造像出現了「白玉釋迦父母像」意味著尊像與「父母」間的聯繫性，同時也意味著與「二佛並坐」法義的斷聯。而 571 年造像「白玉像」竟然標示「二區」，

則已充分顯示出對「二佛並坐」的理解崩毀。回頭檢視，**562年**似乎是分崩離析的關鍵紀年，自此之後曲陽雙佛造像題記再也沒有以尊像名為稱（就算有，也是錯誤的），而成為自此以後全面改以材質為稱的分水嶺。

隋代 548 年的「**雙多寶石像**」尊像名，無論就「多寶^{*2}」或「寶石」何種解讀方式，皆顯示出對於雙佛確切名稱的不確定感。「石像」之「石」字作為雙佛尊像名稱，後來還出現於唐代 750 年最後一件雙佛造像（白「石」雙身像），其銘刻題記遠「玉」近「石」的意識形態，與曲陽素來對當地所產漢白玉引以自豪，實顯乖違悖謬。

唐代最早一件雙佛造像似乎恢復了正確的二佛並坐名稱（「**多寶釋迦像**」），但卻又註明「**二軀**」的單位，顯然若非不明法義，就是前承北齊與隋代的法義的式微後，至此力挽狂瀾仍有所疏漏。第二件錯標為「**玉石雙身彌陀象**」的尊像名標誌著唐代彌陀思想的流行已然超越法華思想。以致於後來兩件以「**雙像**」、「**雙身像**」為名皆已呈頹勢，曲陽地區雙佛造像最終也謝幕於此。

綜觀曲陽地區雙佛造像碑刻題記的尊像名稱，東魏時期是最能理解《法華經》「二佛並坐」之意涵，無論就外型或內在（題記）皆不違法義。北齊時雙佛題記「父母」，標誌著雙身造像三層結構連結完成；自此「二佛並坐」取其外型「雙佛」而做各種造像出資者的意涵指涉。隋代從尊像名稱的含混、到雙佛坐姿立姿的混亂，預示了曲陽雙佛造像系統的崩塌。唐代雖力挽狂瀾試圖回歸正確的二佛並坐稱名，但終究難逃衰敗之跡。

三、紀年密碼：曲陽三種雙身造像型態變異之時間點與意義

筆者在鉤沉曲陽地區三種雙身造像的演變發展時，最大的發現是**北齊 56 (一) 562年**「**雙思惟**」像出現之後，對於雙佛、雙觀音造像型態上的改變！

曲陽「**雙佛**」與「**雙觀音**」剛開始是兩尊一模一樣造型的「尊像複製^{*2}」的製作方式（複製型態）——難怪前述梳理題記時，可以看到除了最初東魏知道是釋迦多寶外，其餘都容易誤認，究其原因就是此種以外型設計為造像

主要思考的製作方式。而思惟像從印度流傳至中國時，單尊本身就不限定蹠右腳或左腳思惟，因此當曲陽地區發展出雙思惟像時，等於提供很好的養分能設計出一尊蹠右腳、一尊蹠左腳相對襯的造像（鏡像型態）。

雙思惟像的精美設計的影響是：雙佛與雙觀音逐步放棄自身**複製**的造像型態，紛紛推出出現**鏡像**型態的設計。就三種雙身造像最早出現鏡像的造像時代觀看，變可以發現「雙思惟像」的「鏡像」魅力（參見【表 6】）：

【表 6】曲陽雙身造像「複製」、「鏡像」型態最早出現時間點一覽表

雙身型態	複製（最早）	鏡像（最早）	備註
雙 佛	東魏 541 年	北齊 562 年	
雙思惟		北齊 561 年（一尊像殘損） → 562 年（完整鏡像）	
雙觀音	北齊 552 年	北齊 562 年	

曲陽「雙佛」造像發展曲線為：濫觴於東魏、高度發展於北齊、混淆於隋代、復興於唐代，唐以後聲銷跡匿。而「雙觀音」和「雙思惟」都是北齊出現、延續至隋代，僅僅歷經兩朝留下大量精美造像後，終歸曇花一現。究雙觀音、雙思惟其造像衰敗原因，筆者認為與是否符合佛經記載有莫大關係！畢竟只有雙佛造型是《法華經》所指涉的型態，其餘並不合法義，不合法義就意味著所造像可能有功得受益上的疑慮；而佛教徒造像的目的便是取得功德，無論有沒有明確說明受益對象都是一樁功德（否則也不會出現唐代銘刻「供養」沒指定受益者的情況）。如法與否恐怕是雙身造像是否延續的關鍵原因，這也是何以到唐代時不合法義的雙觀音、雙思惟消失，僅餘雙佛還試圖復興「二佛並坐」意涵的緣故了。

而此曲陽三種雙身造像的資訊，對照於本文前述所耙梳的碑刻，會發現雙佛 562 年題記將原本造像受益者的「（亡）父母」連結到尊像名稱（「釋迦父母像」），意味著雙身造像的三層結構（A 供養人、B 造像、C 受益者）已全部連線成功。若說碑刻題記是造像最內核的意涵體現（內部），而造像所雕刻的型態就是意識的外層體現（外部）。曲陽雙佛造像是在 562 年時開啟內部自由連結尊像意涵的時間點，而也是在 562 年時改變了雙佛原先的複製型態、改易為模仿雙思惟像的鏡像型態。

透過此文針對雙佛碑刻題記得檢索，意外發現題記上尊像的法義崩解之時（內部），也正是造像不被法義影響、而乃受到工藝造型影響之時（外部）。那麼，**562年**或許是關注曲陽三種雙身造像發展，不能忽略的紀年密碼。

參考文獻

專書

李靜杰、田軍：《定州白石佛像》，新竹：覺風佛藝基金會，2019年。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雕塑編 7：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訳・解題：《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東京：東京美術，1985年。

期刊

李靜杰：〈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999年：3（總85期），頁66-84。

張保珍：《河北曲陽佛教造像地域風格研究：以半跏思惟像和雙身像為中心》，南京：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

簡佩琦：〈定州白石雙身造像之形成、發展與式微〉先發表於河北大學歷史學院「形象史學與燕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11/02）；後收錄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編：《形象史學》，2020年，第2期，頁65-99。